

勇邁書生朱執信

林光顯

朱執信遺勇

蕭山人，遊宦粵土，慕其山川人物，遂寄籍廣東。光緒十一年乙酉（一八八五年）十月十二日出生於廣東番禺縣，其父朱棣垞先生，學問淵博，精研刑名之學，詩古文辭和隸書（見中山李仙根蟠著「楚庭書風」），尤所擅長。母爲同邑名儒汪穀庵女，棣垞從其受業，因愛重其才，乃以女妻之，穀庵爲汪季新（精衛）叔父，因此，朱與精衛有舅甥關係。光緒二十六年庚子（一九〇〇）棣垞病逝，身無長物，僅有圖書法帖數千卷而已！遺孤幸獲汪精衛兄汪仲器撫育以至於成立。朱曾函其弟妹謂：「先人初無他胎，惟此耿介之性，實賦之我；倘覲顏苟活，豈不有忝於祖！」可見其家庭環境及遺傳影響其個性甚鉅。

朱執信幼敏慧勤學，兼承庭訓，加以家中藏書至富，博覽精思，闡然自修，不受八股試帖所束縛。平居嘗向舅父汪兆銓執經問難，兼習詞章之學，飲譽文壇。嗣又隨從舅汪仲器學習數學，未幾代數、幾何、三角、微積分各門，莫不精通。後入廣東公立教忠師範學校讀書，得名流丁仁長、汪莘伯、潘漱笙、羅汝楠、梁冠林、李祖蔚

、葉楚白（葉公超之叔祖）等之啓迪，學益猛進。據說：「朱閒居時好讀水滸傳（與另一革命元勳馮自由好讀三國演義者同一旨趣）。終日手不釋卷，有時雖上課亦不廢，屢誠之亦不聽也。」

而朱之革命性情之孕育，由來遠矣。光緒三十年甲辰（一九〇四）夏，朱考取京師大學堂預科不就，同時應兩廣總督署派遣留日學生考試，名列第一，是時胡漢民亦應試入選，朱遂與胡漢民、汪精衛等聯袂抵日本，同入梅謙次郎主持之法政速成科，因性喜數學，主修經濟學。故其思想有系統，言論有條理，做事有步驟，不爲無因。

朱在廣州之活動完全基於同盟會革命方略之規定，主要任務係聯絡廣州附近之民軍，以新軍爲革命內應，以民軍爲革命之外圍，計畫可謂十分周密。光緒三十四年戊申（一九〇八）十一月，朱擬在廣州謀起義（時清帝母子新喪，人心浮動），與趙聲、鄒魯等計議：由鄒策動防營首先發動。朱即集合民軍，趙以新軍響應。預訂十二月十三日前正式發動，不料期前八日鄒分發會票

月，同盟會創刊「民報」第一號刊載「論滿洲雖欲立憲而不能」一文，爲朱第一次所發表之革命理論。

長袍大樹騙過清軍

朱在日本居留年餘，繼入法政大學專門部深造，學養與日俱進。但有一特殊事物足記者，係

與營防同志時消息洩露，致被迫放棄原來計畫，同志中有被捕者，幸均未供出朱、鄧姓名，故朱等仍安然無事。

此是朱進行革命起義之第一次，宣統元年己酉（一九〇九），其活動仍以貫澈原訂計畫為目標，不過改以倪映典策動新軍為首先起義之中心，二年二月十日是預定起義日期，先夕，倪即宿於朱家作最後商討，翌日即直奔新軍營地。自是朱奔走聯絡益忙，是日新軍襲取軍械局，奪得槍械，猛攻廣州省城，不幸，二月十二日，倪中途中彈死之，餘衆潰散，朱聯絡各方響應起事之準備，竟未克一試。旋朱因鄧魯之推薦，擔任兩廣方言學堂教席，與鄧日夕相處，工作聯絡益加便利。

黃花崗役剪袍作戰

宣統三年辛亥（一九一二）四月二十七日（

陰曆三月二十九日）革命黨在廣州起義，是經黃興、胡漢民等在香港執行部署詳密計畫，朱在此役仍擔負統率民軍應援之責任，同時又協助黃興選定「選鋒」三百餘人作為基本隊伍，後因風聲緊急，黃興主張延期，電阻香港同志勿來，選鋒隊亦暫行停止召集。不料四月二十五日，廣州方面同志因清吏增兵，主張先發制人，黃興亦以為然，但朱於此頗不贊成，以命令不能隨便變更，變更太多，便不能發生效力，況選鋒隊既已遣散，城內同志過少，恐起義成功希望甚微。但施黃等多數決定，朱不得不服從衆議。同時朱原有別項任務，然眼見集合於黃興寓所之同志均勇氣

百倍，激於義憤，自請加入，隨黃等參加進攻督署，同志中有笑其穿長袍難以衝鋒陷陣，朱乃以刀截去其長袍之下半，首先擲彈炸死衛兵，衝進內堂，遍尋總督張鳴岐，不獲，而手中炸彈已告罄，胸部受傷，仍憑空手和黃興等自督署轉戰至市街，見有傷亡同志，倒臥街道之同志握有手槍，遂取以繼續衝鋒，直至子彈射完始棄槍於地，拖其髮辮躲過清兵之盤查步至友人家暫避。翌日乘輪至香港，朱此種從容不迫大無畏之犧牲精神，胡漢民和許多同志都讚其「不曉得有『險』字」！

運籌聯絡甚著勳勞

半年以後，武昌起義，革命軍興，各省紛紛響應，廣東黨人活動尤為積極，朱仍負發動民軍會攻省城之責，後因清水師提督李準輸誠，粵局不血刃而定，胡漢民被舉為廣東都督，由香港上

廣州就任，聘朱為都督府總參議，兼負編練軍隊準備北伐責任，朱之髮辮就在此時剪除。迨南北議和告成後，改任廣東核計院院長，甚着勳勞。

不久，袁世凱竊位，二次革命失敗後，朱和

胡等先後自廣州經上海赴日本，隨同國父矢志

再革命討伐袁世凱，在滬創辦建設雜誌，潛心著述，言論風采，傾動一時。

民國三年甲寅（一九一四）六月中華革命黨成立後，朱和鄧鏗（仲元）奉國父命潛回廣東，主持驅除龍濟光之軍事行動。十月下旬惠州綠林首先發動。十一月十日，朱在佛山率領綠林起事，與龍軍激戰三日，聞東江方面綠林與軍隊未能

取得聯絡而失敗，香山（即今之中山）、江門等地又未立即響應，朱乃下令解散，以免無謂犧牲。

民國四年冬（一九一五），蔡鍔（松坡）起護國軍於雲南，朱在廣東愈加緊進行，以求配合。

當龍濟光移師西上堵禦護國軍李烈鈞部之攻擊時，朱發現廣州空虛，即決定乘機突發，號召番禺、澳門、廣九路沿線綠林於民國五年丙辰（一九一六）二月九日分三路襲取兵工廠及省城。二月五日，率同志數十人潛入番禺縣屬石湖村指揮，因清遠、花縣、東莞各縣綠林均約定八日到達集合於此地，不料村中奸細早將情形上報，龍濟

光急派砲兵團長率兵兩營於八日拂曉潛行至石湖村，朱等發覺後，當率各隊伍奮勇抵抗，激戰至

烈，相持至九日晨，擊斃其砲兵團長及一營長，後敵砲兵趕到，用大砲猛烈轟擊，朱恐地方糜爛，村民遭受無辜犧牲，乃下令撤退。

朱自此役失敗後，轉計畫謀取虎門砲臺。正待機而發，袁世凱暴斃新華宮，國父下令各方義軍罷兵。朱乃結束一切活動仍返上海。民國六年丁巳（一九一七）七月，國父倡導「護法」，率海軍南下廣州組織軍政府，朱亦隨行。七年戊午（一九一八）三月，國父派朱赴日訪頭山溝、犬養毅等說明護法目的，希望日人支持並勿助北洋軍閥，然而不到四旬，國父因環境惡劣被迫卸大元帥赴滬，專心著述。朱亦惟有寓居香港。逮是年八月陳炯明率粵軍進克福建漳州，朱復為多方聯絡調護，因為此是當時碩果僅存之一支革命軍事力量。

身入虎穴不幸遇害

民國八年己未（一九一九）冬，葉楚倫因事離滬，請朱暫代民國日報筆政，天寒大雪，每天從家中步行到報館，黎明從報館歸家仍然是步行，天天如此，其刻苦耐勞，生活儉樸，亦為常人所不及也。九年六月廿一日，朱奉國父命前往漳州勸說陳炯明贊同粵討伐桂系岑春煊等，八月十六日陳炯明率領在閩之粵軍回粵，由漳州分

三路出發，以第二軍為右，縱隊由許崇智（汝爲）率領；第一軍之主力為中央縱隊，由葉舉率領；以第一軍之一部為左縱隊，由鄧鏗率領；向粵境進攻，一路勢如破竹，次第克復大埔、潮梅，繼續向東江前進，粵督莫榮新急調沈鴻英、林虎等往東江防堵！粵軍攻之不下，朱見惠州未破，

遂於九月六日偕同志鄧鈞等十餘人，由港馳往虎門，擬運動虎門要塞獨立，而塞莫氏之臍，以收軍事上事半功倍之效，衆見朱係身臨險地，力阻其行，朱慨然說：「不入虎穴，安得虎子？如各同志畏死，我當自己獨一人往。」此時，虎門要塞司令丘渭南亦聲言須朱執信親來，方能聽命。

鄧鈞同志等十餘人，共同為丘部武衛軍守所害。所以朱急赴丘渭南司令部，當時不知守軍如何誤會，於距離司令部約五十步時，槍聲大作，朱與

朱執信不幸以身殉難，對於國民黨確是一無法彌補之損失，國父自滬南下，曾非常感傷地說：「吾嘗言張靜江有文無武，陳英士有武無文，若朱執信者可謂兼之矣，今桂系雖已驅逐，得一廣東不足以償朱執信之死，我們付出之代價太

大，痛哉！」朱出殯之日，國父親臨執绋，潸然下淚，胡漢民等亦不勝悲悼，白馬素車，極一時之榮哀！其中最難堪者莫如汪兆銓先生，蓋朱

棣垞當病篤彌留之際，曾托孤於汪莘老，一旦朱以身殉難，其心中之慘痛可知，乃於倉卒中，成五律五首，悽愴沉痛，不忍卒讀。復以教忠師範學校長資格，並作輓聯以哭之：「君為當代偉人，策動不肯受中將，生乃吾校先進，德教尤欽。最後來。」

胡漢民昆仲與朱莫逆，勢共死生，今見伯牙

已亡，不免有西州長惄之痛，故胡氏輓以七律一

首：「徒然風誼兼師友，屢共艱虞識性情。關塞翁山集，仍伴愁人過虎門。」古語說：「一生一死似平生。」後胡毅生過虎門，又弔以七絕一首：「故壘屏顏海氣昏，此中應有朱歸魂；多情祇有翁山集，仍伴愁人過虎門。」古語說：「一生一死，乃見交情，吾於胡氏昆仲執信之交好為尤信。」

奇人奇書 海內孤本 中華文化 珍貴遺產

清·金聖嘆評 天下才子必讀書

本書共收錄歷代才子傑作三百五十四篇，篇篇詳加批註，句句妙語如珠。精裝十八開上下兩巨本。定價每部九〇〇元。國外每部定價美金二十五元，另加掛號郵資。

中外雜誌社代售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中外文庫 十一草悲 定價臺幣捌拾元
之三十三 徐櫻女士著

本書係旅美名女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，思親、懷舊、憶往，至情至文，感人至深，附珍貴圖照多幀及徐小虎博士英文名著回憶奶奶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